



商业谍战
扑朔迷离

GRE的走廊上铺着地毯,走在上面悄无声息,反而更显阴森。走廊的尽头豁然开朗,是宽阔的办公大厅,光线略微亮了些,从百叶窗帘的缝隙中透出细微的光。这里像一个巨大的洞穴,电脑上的发光二极管,仿佛趴在石壁上的萤火虫。洞穴的中央是一片密集的桌椅,由隔板分成许多方块。燕子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些桌椅,来到洞穴的底部,隐约看见两扇门。

OS 神秘的GRE

左边的一扇通往电话室。那个房间的总面积不亚于会议室,格局则好像以前的电报局,整个房间被分割成许多小隔间,间间隔音,配备有IP电话和耳机。号码是屏蔽的,专门用来打匿名电话。

右边的一扇门里,就是Steve的办公室。

Steve门外有三张桌子,是三位御用调查师的,燕子的座位就在其中。三张桌子和那些密集的桌椅隔着一块空地。在一片黑暗中,仿佛宝岛和大陆,遥遥相望。

燕子扭亮了灯,身后却突然呼啦一声。燕子吓了一跳,连忙转身,滚烫的拿铁溢到手上,燕子忍住没吭声。有个人正懒洋洋地坐起来,桌子上的纸笔纷纷落地,她二十六七岁,胖胖的圆脸,头顶上方是喷泉似的长发,一根根地立着。

她打了个哈欠,揉揉眼:“几点了?天亮了?”

“Tina?你昨晚没回家?”

Tina是燕子的同事,大老板Steve的御用中级调查师,与燕子和老方构成GRE的“边缘人团队”。Tina工作努力,但不出色。加班并非提升的唯一条件,但Tina酷爱侦探小说,铁了心留在GRE。连干了五年初级调查师,五位总监的团队依次转了一圈,最终沦为

Steve的御用初级调查师,直到燕子也成为御用初级调查师,Tina终于升到了中级。Tina视燕子为幸运星,对燕子格外关照,两人成了要好的同事。

“唉!是啊,加班呢!”Tina竭尽全力地伸懒腰,仿佛要把座椅改造成折叠床:“Steve给了一个活儿,让作机场排查,查得我快要吐血了!一共50多位呢!幸亏查的是去斐济的,要是查去香港或者美国的,我还不得累死!”

燕子猜测,Steve让Tina找的人,应该是那位打算和财务处处长见面的老板。Tina要是听说她的斐济之行,恐怕要高声尖叫了。Tina做梦都企盼着能作实地调查,哪怕不出北京的活儿,也会叫她垂涎。其实燕子知道自己还是新手,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。

“机场排查是什么?”

“就是查从机场出境的人都有谁,有没有目标人呗!”

“机场能把名单给别人吗?”

“别人不能,咱能啊。”Tina得意地晃晃脑袋,“咱有渠道啊!”所谓“渠道”,就是一些神通广大的小公司,出售工商局的档案、税务局的报表,还有公安局的户籍资料。这些小公司的老板,有的以前是警察、律师或者法官,也有工商或税务的工作人员。

“有渠道,还需要加班?”

“嘿!光拿名单就完事儿了?你知

道名单上那些人都是谁?就给你名字和身份证号,你知道他在哪儿上班,家里几口人?你以为很容易?再说又不是一个两个。”Tina翻着白眼,好像在偷看房梁上是不是藏着金子。

有了名字加身份证就能查到户籍,有了户籍自然能知道家里几口人;户籍记录上都有照片,长什么样子一看就知道。而且大部分户籍上都有工作单位,只不过未必准确和实时,这些燕子都清楚。不过要想了解这些人确切的从业历史和工作状况,仅靠户籍是不够的,还要进行更烦琐的调查和核实。那样就算有三个Tina,两天也做不完。

“查出来了没有?”

“这我哪儿知道啊!”Tina吐吐舌头,“老板才不会说要找的是谁呢!就让我把50多人每人的情况都写好发给他,要不然也不用这么费劲——哎,对了,不说倒差点儿忘了,报告还没发给他呢!得赶快发,不然夜都白熬了!”Tina向着电脑键盘扑过去,两个黑色文件夹应声落地。她办公桌上是一片无规则的纸山,电脑键盘挣扎着从山下露出一小块,又被一双胖手按了回去。

Tina狠敲了几下电脑,突然又抬头对燕子说:“对了,老规矩哈!”

(摘自《黄雀·秘密调查师》永城 著 现代出版社 出版)



点评空战
展望未来

看看那些在萨达姆防线上被燃烧弹烧成焦炭的士兵,就可以明白它最后的作用和下场了。

就规模而言,这条防线无法和他们的先辈相比,但是,胜利者的意义超过了以往。德军绕过马其诺防线,苏军突破东宁要塞,其意义都只不过是战役性的,但美军越过萨达姆防线则标志着传统防御模式将从战争中消失。这个趋势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的。

20世纪80年代以后,空中战场的

OS 杜黑之光

决定性作用开始显示出来:先是美国空袭利比亚,“外科手术”作战样式诞生,接着是海湾战争,然后是科索沃战争、阿富汗战争,一次比一次有力地证明着一个早就显露了迹象的真理。

从空中对地面的突破也从战场扩大到战争的范畴。

在今天,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毫不顾虑来自空中的威胁,而侈谈国家安全;也没有任何一支军队,可以完全不考虑空中力量的因素,而妄想得到战争的胜利。

陆地是有限的,海洋是有限的,只有天空是无限的。空中力量时代不是人类战争史上的最后形态,但是截止到目前的最高形态。它是人类试图突破有限向无限进发的第一步。因此海洋决战已退居次要,地面决战也将退居次要,只有天空决战这一页历史正在揭开。

20世纪是战争不断的世纪。在短短的百年中,人类不仅经历了历史上迄今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,还经历了从冷兵器到信息等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形态。和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战争阶段相对应,20世纪的战争理论也像路灯一样照耀着战争的进程。

随着21世纪的到来,那些路灯一样的战争理论留在了历史中,只有一个预言一直照耀着战争继续前行。和战争身后的那些只照亮战争某一阶段的

“路灯”不一样,它在战争的上空放射着光芒。这个预言式的理论就是杜黑的《制空权》。

杜黑1869年出生于意大利,是意大利都灵炮兵学院公认的新技术痴迷者。当他以一名炮兵军官的身份毕业时,莱特兄弟飞行试验成功的消息传到意大利。

在军事航空还处在气球与飞艇的时代时,杜黑敏锐地察觉到飞机将成为这一领域真正的主人。1909年,杜黑在没有任何战争实例佐证的情况下,不容置疑地推论,飞机用于战争必将彻底改变战争的面貌,战场上将出现新的军种——空军,新的作战领域——空中战场,新的作战模式——空中战争,新的军事学术——空中战争理论。

这时候杜黑才是个20岁的陆军中尉。

这一石破天惊的预言,遭到满脑大陆军主义和海军制胜论的高级将领们愤怒的驳斥。杜黑不顾官卑职微,在公开场合指责陆军部的高官没有战略眼光,不能为未来战争的需要发展航空兵。陆军部认为杜黑的言论违背了军队的既定政策,损害了陆军的权威。于是,杜黑被解职了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,使意军总参谋部又想起与众不同的杜黑,但他看似离经叛道的主张和毫不顾忌的处世方式,又一次为他带来麻烦。杜黑对满

脑子拿破仑作战思想的总参谋长卡多纳将军毫不留情,猛烈抨击总参谋部战略指导错误。卡多纳雷霆震怒,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中校顺手丢进了监狱,并勒令其退役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,证实了杜黑的预见。就在这次大战中,作战飞机出现了,较大规模的航空兵行动出现了。战场变得立体起来,传统的战争面貌发生了变化。

1920年11月,意大利最高军事当局经过认真审议,正式承认杜黑的理论,晋升其为少将。同时责成陆军部出版杜黑的理论著作,《制空权》问世了。

对于当时大多数军事家和政治家而言,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,无论陆地或海洋,空中力量占优势的一方才有行动的主动权,否则便会处于被动。然而,双眼紧盯着未来,而不是沉浸于历史的杜黑的《制空权》,一下便将空中力量的本质和在未来的运用推到无人企及的高度。

1909年杜黑就设想过仅靠空军从空中完全地结束战争,1999年,这一设想在科索沃得以完美实现。现在看来,杜黑以他超前的战略思维,十分肯定地为空中力量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进行了基本的战略定位。

(摘自《赢在制空权》刘亚洲 著 航空工业出版社 出版)